

The Peregrinatio

I still recall people who stand in the snow, waiting for a mother to be forgotten by more
colours, while the world rotates, the starry sky and still the two Poles have never met



异旅人
倪湛舸

The Peregrinatio

异旅人

倪湛舸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旅人/倪湛舸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

(倪湛舸文集)

ISBN 978-7-5321-6748-7

I. ①异… II. ①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2117号

发行人:陈征

策划编辑:谢锦

责任编辑:田肖霞

封面设计:山川 @ Gabryl Duke Workshop

封面插画:Moeder Lin

封面诗译者:Fiona Sze-Lorrain

书名:异旅人

作者:倪湛舸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94 1/32

印张:9.875

插页:5

字数:212,000

印次: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748-7/I.5388

定价:59.00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37910000

序言 | 路内

湛舸与我是同乡，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她的首部长篇《异旅人》也出版了。当年拜读时，非常喜欢，近日再版，嘱我写序，我唯有喜欢，至今恋恋不能自己。

问起湛舸的身世履历，其实我也不大清楚，她名校毕业，我都未能涉足半步，包括北京大学，从没去过。倒是早年的苏州中学，我初中会考是在那里，只记得当天在校门口骑自行车摔惨了，于是把语文考砸了。过了好多年，有人歧视我的学历，我就把湛舸拿出来事：您要是这个级别的博士，您可以痛痛快快歧视我，如果达不到标准那还是与我同病相怜为宜。我见过湛舸一次，也没聊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嘱她勤写小说，少写诗。嘱得有点多，后来她微博取关了我。即便如此，我仍然很爱《异旅人》这本书，觉得它是经典。

小说里的每个人物均身患综合征，死不了的那种。湛舸似一

不通医理的庸医，汤喂之，针灸之，艾熏之，砒霜拌饭，狗血淋头，人物依旧没死，越神经越康健。湛舸真神手也。正统小说，致远恐泥，活久见了现代后现代主义，乃从泥中崛起，无主题先行，无思想背书，谓之“写出来再说”。若先论构思，我绝对不会让她这么写，现在只有叹服。小说中槽点甚多，不一一，我对亚文化不懂，我对学院派不懂，而且我是个直男，我有什么资格给《异旅人》写序呢？

我还是继续爱着它吧。

2018年6月

自序 | 倪湛舸

十多年前，我在神学院读博士，熬过资格考试后，侥幸得到了一份工作，给全院的博士生安排资格考试。当年的考试中心是一间地下办公室，我和另外两三个考试助理天天窝在那里，接待以查询真题或交流笔记为名来诉苦外加胡诌八扯的各路宝贝，回想起来，那可能是我这辈子消息最灵通的几年，飞镖也甩得最准——因为那间办公室的小黑板上不知何年何月被何人挂了块小靶子。

那几年也是我从酱铺民工漫毕业前的最后疯狂。死神火影海贼如日中天，我偏安美帝都不能免俗，坐校车回到家总是半夜，只能边灌伏特加边追连载直到蒙头大睡。资历古老的我其实是从圣斗士星矢和灌篮高手那个史前世界跌打滚爬过来的，偶尔也会去几个早已不复存在的论坛看同人，类型嘛，当然是耽美。那时候 AO3 还没开张，Netflix 还在做邮递业务，网上还流传着各种日

文资源，因为论文涉及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而修了几年日文的我还没把这项不熟练的技术彻底荒废。

不记得是哪天了，脑筋忽然搭错的我心生一念：如果把圣斗士同人里的爱恨情仇平移到同样弥漫着不真实感的学院环境里，是不是可以弥补我“没有编织故事的能力”这一致命缺陷，同时可以一箭双雕，借助日漫的烟雾弹克服我“没有脸面贩卖生活见闻”的心理障碍。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写了这个四不像的长篇。无独有偶，后来读到苏珊·柯林斯谈她如何创作《饥饿游戏》，发觉她的灵感源自看电视调台时画面从新闻里的童兵骤然跳转到娱乐节目真人秀，这才把驴唇马嘴拼在一起造出了半大孩子杀人求胜的真人秀。同样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之前山雨欲来的那段日子里，她的小说写青少年从被迫自相残杀到奋起反抗暴政，我却很不革命地写年轻和不年轻的人们混吃等死玩颓废，唉，黑历史不提也罢。

我的小说写得很差，人物扁平，叙事没有节奏，唯一可取的地方是主角的别扭心态居然还挺活灵活现的，还有就是校园生活也还挺真实的吧，要多谢去考试中心群魔乱舞的学术难民们——现在我偶尔会上facebook围观一下他们苦尽甘（还是不）来的繁杂生活。其实吧，我应该把这小说重写一遍，至少把另一个主角的视角给开辟出来，当年没经历过非学生的校园生活，把另一个主角塑造成了不近人情的奇怪生物，而今闯关打怪再回首，原来一路上这么多艰难险阻世态炎凉，顿时羞愤难当：《异旅人》说到底，只是半本书。

这本书的主题倒不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青春，我想写一类

人，因为生命力过强或过弱而与这个世界难以合拍只能荒腔走板。年轻的主角有着“遇见狗屎绝对要踩一脚，看到伤口赶紧再捅一刀”的大无畏精神，不那么年轻的另一个主角更像条游魂，不求闻达，不生是非，安安静静脱离苦海就好。整个故事是这两个人的纠结，年轻人的前半本有生活细节和过分饱满的情绪撑着，似乎能成立，与之互为镜像的后半本却完全没有写出来，我再检讨都没用，十多年前不懂就是不懂，如今好像懂了些什么，却仍然没有编织故事的能力并且没有脸面贩卖生活见闻。

最后插播个不太新的新闻，Netflix 重制的《圣斗士星矢》2019 年就要面世了，真是没完没了啊。

2018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季 蛰伏

- 第一话 阁楼上的马桶 / 3
- 第二话 小鹿斑比 / 16
- 第三话 圣母显灵 / 27
- 第四话 有文化也要还手! / 40
- 第五话 情人节玫瑰事件 / 55
- 第六话 狗食大餐 / 67
- 第七话 探监行动 / 79
- 第八话 不可穿越的墙 / 92

第二季 诱拐

- 第九话 镜花水月蝶中蝶 / 107
- 第十话 旧金山来的先生 / 117
- 第十一话 哥斯拉横行 / 129
- 第十二话 狗娘养的脑子长蛆 / 143
- 第十三话 图腾与禁忌 / 156
- 第十四话 要了也白要 / 170
- 第十五话 同床异梦 / 185
- 第十六话 妖怪 / 198

第十七话 对不起，我不懂 / 207

第三季 离散

第十八话 疯癫与文明 / 221

第十九话 再捅几刀 / 235

第二十话 无法抵达 / 247

第二十一话 故乡异客 / 257

第二十二话 东京飘然 / 266

第二十三话 长满牙的地毯 / 277

第二十四话 打给父亲的电话 / 288

后记 研的主题——“语言、文本与阅读” / 301

附录 C 的主题 / 304

如果洪水找不到出路，它又能怎样？
像一只黑猫，躲在门后，眼眶里的琥珀渐渐变硬，
直到发臭？谁会怕它被折断的爪子？
我们被太多烦恼推着，铁圈似的越滚越远，

终于躺倒的地方，一群小孩嘻笑着掐彼此的脖子。
明天一早，他们将学会五种以上的领带打法；
再然后，学会放弃，解开领带只需一只手，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偶尔也会撞见事故，花白头发的男人

从后视镜里瞥见路边草地上的铁圈，
和圈里的黑猫，没等眼泪落下，
就已经感到羞耻。仅此而已——所谓的洪水也许并不存在。
世上有海洋、湖泊、河流和露珠，

我们的杯子却倒扣在窗台上，藏起一把钥匙。
不要，不要去踩那向下延伸的楼梯！
这该是怎样的嘲讽，注定消逝的都还在：
婴儿的哭嚎，暴徒的狂想，过去的我们被未来所诅咒。

第一话：阁楼上的马桶

我叫 Ken Kitagawa。这是驾照、信用卡、学生证上的写法。

写成汉字是北川研。不是健，谦，或者见，而是研。这个名字属于护照、家信，还有我的过去。

因为在国外读书，大家都叫我 Ken。就算在日本，“研”读出来也是这个声音，けん。我曾经试图向这里的朋友解释“研”字，他们却热衷于作鸟兽散，只有一个曾经的室友不仅耐心、而且兴致勃勃地看我写完。后来才知道他在学巴比伦楔形文字，看到鬼画符分外亲切。

他说：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宇宙啊。

我想了想，觉得没那么夸张，不过是很多棵树而已，树与树之间拴着细细的绳子，有一根颤颤地抖动出“Ken/けん”的声音。而我，是这根绳子上梦游般不知该往哪里去，却仍走个不停的小丑。

看这个“研”字：一个跷着脚的人抱着石头。

石头很重，他的脚下却没有实地。

要说出身，应该算是京都人吧。生在京都，两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带着我去了北海道，车轮摩擦铁轨的嗡嗡声是我最早的记忆。六岁那年，母亲死于交通事故，我被接回了京都，父亲开车，被安全带死死绑在副座上的我捧着便当盒吐了一路。

父亲娶了别的女人，那女人带来一个孩子，又给父亲生了一个，于是，我成了兄弟三人的老二。一家人吃完晚饭的时候，父亲念念有词地给我们三个分苹果派：“辉一，研二，瞬三……”

老大推开椅子就走，“我约了同学打球。”

小瞬握着勺子恶狠狠地戳盘上的甜点，“怪兽！怪兽！降伏！”

我斜着眼瞥桌子对面的陌生女人，“我叫研，没有二，我妈只生过我一个。”

从此养成了咬文嚼字的习惯，每年的生日礼物都是字典，初中时变成家庭教师，高校时简化成去欧洲旅行的 package。入大学前，索性一个人坐国际列车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横穿亚欧大陆直捣汉堡。做有钱花却没人管的自由人真好。并非被父亲和所谓的母亲刻意冷淡对待，谁让我是学校里数十年不遇的尖子生，早就习惯了老师的恩宠、同学的愤恨和家人的放任。所以，当我放出话说要去早稻田读俄文系时，大家都懒得点头，谁都知道这是将来的既成事实。

阿辉已经被严苛的补习送进了庆应，家里只剩哇哇叫的小瞬：“小研到底有俄国人的血统呢，头发都是卷卷的，再去学俄文，舌头也卷卷的！”

我白他一眼，骂声“fuck”，我妈来自战败后从满洲撤回本土的殖民人家。

父亲正喝着咖啡看报，于是皱起眉头把手里的报纸放低，所谓的母亲马上就心有灵犀地批评了我的不洁词汇，用温和的敬语。

都说东大出官，庆大出商，早大呢，有人说那是外乡人聚在一起享受东京生活的所在。我虽然不至于像阿辉那样刻意保持着微弱却因此而更显风雅的京都口音，但也绝不会跟小瞬似的故意操着一口喜剧演员的关西腔，反正从小擅长语言的我，到了哪里都能很快地被人误认为是土著。可是，却因为长了一张混血面孔，不管在哪里，都会被客气地当作外人对待。

话说回来，选择早大，其实和多和田叶子有关吧，那个芥川奖获奖的小说家用日德双语写作，可在二十二岁去汉堡之前，她是早大俄文系的学部生。在她的小说里读到坐国际列车横跨亚欧大陆的情节，觉得酷毙，于是决心步步追随，这可真是高校生的幼稚念头。

不过，早大的生涯也算歪打正着，舒舒坦坦地一晃四年过去，除了上课就是窝在公寓里睡觉，睡到头痛就起来啃原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肚子饿了就翻着脑浆肠子满天飞的热血漫画吃外卖的比萨，正懵懂着，忽然惊觉毕业的临近。

“去欧洲吧！”小瞬建议。他也进了庆大，读金融，算是迫于家庭压力。他妈把他宠得透不过气来，从幼儿园到大学一路全力扶植，所以，这孩子什么都不用操心，有很多闲工夫胡思乱想，当然，这些念头从来都不会实现。

“才不要！不要跟那个女人一样。”算是为了摆脱偶像的阴影吗？我不仅特地选修法文而非德文，而且 a priori 地否决了欧行的计划。

剩下的选择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北川研被莫斯科大学录取时，家里马上就搬出一大笔钱当作饯行礼物。我站在世界地图前，拿红色的记号笔点住京都，然后，毅然调转方向，冲向北冰洋，过阿拉斯加，直指新英格兰。

“浅薄、嚣张、没文化的美国?!”小瞬的表情真是伤心欲绝。

“你懂什么，欧洲才是第三世界!”我眼前浮现出巴黎街头的满地狗屎和雅典郊外的蔽日飞尘。

“小研不是一直都向往莫斯科大学吗?”所谓的母亲也很惊讶。

我斜着眼瞥向几乎只有西装革履这一种形象的父亲，“G 大给了一笔奖学金，我不想再花家里的钱。”

研ちゃん真是个独立的孩子！异口同声的称赞彩色气球般悬在吊灯上，迟迟不肯泄气。

我微笑着举起手里的啤酒向大家致意，然后，转身翻个白眼。

我又何尝不想给他们找点麻烦，比如睡未成年女孩（男孩则更妙）、吸毒贩毒、参与黑社会团伙。只可惜，我从来都是众人瞩目的中心，就连干坏事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不少。

不过，一旦离开日本，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生活吧！

在机场，小瞬痛心疾首地拍我的肩膀：“你一定会堕落的！看你这样子，我就想起自由、冒险、青春、旅行……这些流行小说里的词。本来有希望成为文化人的小研算是完了，我就等着给你

拾骨了!”

我背着硕大的登山包，外套口袋里的 iPod 放着 Rammstein 的重金属舞曲，毫不留情地反拍小瞬的肩膀，拍得他差点站不稳：“应该被祭奠的人是你，就知道 stereotypes，不懂行情！”

“真是嘴硬，已经被暴发户的自大污染了！”他掀起胸前的十字架冲我做驱邪状。

落地窗外，银光闪闪的飞机正缓缓接近登机口，变动的光线折射过来，眼前一片璀璨，必须用手遮在额前才能看清候机室里的事物。

父亲递给我一件东西，我装进口袋，道谢。

是银行卡，我不会固执到拒绝额外的生活费。

虽然，我不需要。

G 大和大多数美国学校一样，坐落在偏僻的小城。不过，像它这样依山傍海、风光旖旎的不多。我从 mailing-list 上找了两个室友，他们租了一间三居室的公寓，正在找人填进第三个房间，月租便宜得吓人，才六百多。我拿着地址从机场打车过去，开车的巴基斯坦人说他也是学生，还一个劲地问我是哪个系的新生，我先是哼哈了几声，后来烦了，索性戴上耳机听歌，Velvet Underground & Nico 的专辑，男声嘶哑，女声跑调，记得封套上是 Andy Warhol 画的香蕉。

更早些年的鲜花大麻时代里，父亲还是个附庸风雅的学生，赶上了“全共斗”不说，革命破产后，只在酒吧里消沉了几个月，就大彻大悟地发誓要做腐朽的日本社会里最腐朽的有钱人。